

一獎

作品

州際公路

得獎者

寺尾哲也

寺尾哲也，本名曹盛濠。昭和六十三年（一九八八）生，台大資工系畢，Google工程師。在舊金山灣區和台北討過幾年生活。想像朋友寫作會一員。每分每秒都感到自己在變老，很可怕，所以寫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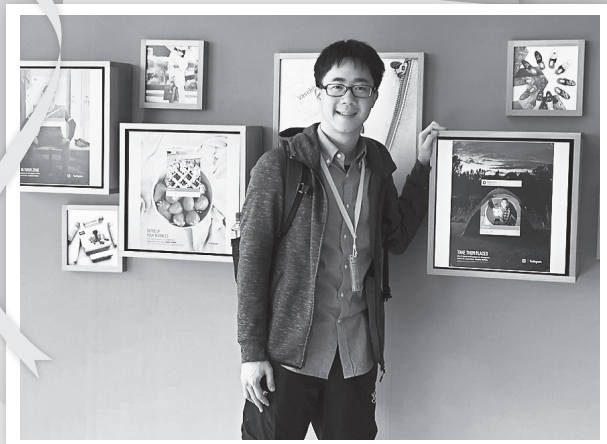
得獎感言

明亨結婚了。

婚禮辦在東南亞某度假聖地。飯店有私人海灘、教堂和露天的雞尾酒會場，門口甚至要安檢。我進房時友人正在床上大睡，浴缸有沒放掉的洗澡水，窗外是童年遊樂園般最後的夕陽餘暉。儀式已經結束了。

我們業已錯過一切。

就像我們的人生。



州際公路

大家都聽過那個都市傳說：某員工家中舉辦派對，飲料不夠。他去公司的免費冷飲櫃，可樂，雪碧，沙士，芬達，左手右手滿得像八爪章魚。走到停車場時，公司警衛把他攔下，說：你 LDAP 是多少？隔天他卡刷不進門，帳號也登入不了，人資把他的家私全塞進一大一小兩個紙箱，堆在門口。到這邊分成兩個版本，一說是他後來和公司纏訟四年，每次都從東南亞某島國搭十四小時飛機出庭，後來當然敗訴，但因此上了紐時的地方趣聞版。另一說是他伙同一些對公司有恨的人——紅不起來就抱怨演算法不公的 YouTuber 之類——和市區那些激進派居住權社運團體合流，鎮日躲在路邊朝公司的交通車發射 BB 彈。

明亨說，這一定是假的。

我說，哪一個？他說，都是。「警衛在停車場遇到他，怎麼能確定飲料一定是從公司拿的？」

此時我們正走在公司地下停車場。濃稠的日光從方格通氣孔落下，又亮又橘，像不要錢的公司洗衣精。我和他手裡拿的是罐裝紅茶，綠茶，花茶，薄荷茶，決明子茶，可爾必思，無糖優格。用袋子裝。袋子是不透明的。我們覺得自己好聰明。

「你現在是在幫自己壯膽嗎？」我說。

明亨說，還不是幫介恆拿的。介恆喜歡吃希臘優格。無糖就算了，還加鹽，難吃至極。

明亨按下鑰匙按鈕，後車廂蓋彈起。我們把袋子放進冰桶。

從灣區走一〇一號國道，經過吉爾若以量販商城和上棉木溪野生保育區，接五號州際公路，再往南開個兩百英哩，就到今晚的休息點。那是一個叫貝克菲德的小鎮，位在五號州際通往拉斯維加斯的要道上，市區加油站比餐廳還多。明亨說可以開他的車，我們輪流開，累了就換手。我說，跑這種長途，真的好嗎，保費會漲喔。

明亨說，沒差，每年就爲了介恆跑這麼一次。介恆父母得要從台灣飛去，才叫辛苦。

我說，也是。

明亨打開導航軟體，最終目的地設在拉斯維加斯的寇斯莫帕勒坦飯店。每年的七月六日，寇斯莫帕勒坦飯店二三〇八室，我們和介恆父母都會去。他父母客氣、怕生又拘謹，總是說我們人願意到已經太夠意思，不要再買東西來了。

我們上路之後沒多久就開始塞車。整條一〇一南向動彈不得。這週是美國國慶連假，從灣區、洛杉磯等地開去拉斯維加斯的車，比中國城裡下水道的蟑螂還多。明亨說，介恆真的是很會選時間。我說，你去年也講過一模一樣的話。他說，是嗎，我不記得了，難道你記得你講過的每一句話？我說，很難說喔，跟介恆講過的，應該都記得。

——最好是。

明亨一邊轉動方向盤一邊說。他切進最內線的共乘專用車道，被別人猛揸喇叭。我朝後照鏡瞧一眼，那駕駛對我們豎起一根中指。

——這個我也記得。

——什麼？

——就是這句話啊，這個場景，被人按喇叭。

明亨也捶了幾下方向盤中央。他說，「馬的那個智障。」

喇叭的設計真的是很奇妙，從車內聽起來，一點都不覺得吵。而且喇叭沒有方向性，沒辦法指定想要發送的對象。後面那台車迅速地往右切，併入一般車道。現在最內線反而塞，它從旁一下就超越我們。

明亨說，剛剛那個故事，他寧願相信B B彈版本的。

我說，為何？他說，他可以理解那些居住權社運團體的想法，他時常也想朝別人的車子射幾發。我說，你不是有房階級？他說，他又不像劉若瑜還是楊家宏，買在麥隆帕克，原本的破爛房子，戰前蓋的，舊得連鬼都不想住，結果Facebook總部竟然設在旁邊，嘩，翻三倍了。我說，戰前是指二戰前？他說，當然是一戰啊，二戰我還拿出來講幹嘛。我說，可是你去射公司的車，也不會改變什麼啊。

他說，誰說要射我們公司的？要射就射Facebook的。

Facebook的交通車和我們公司的基本一樣。方方正正的雙層巴士，玻璃全都墨黑色，防彈，外面看不到裡面。車身全白，連一點標誌都沒有，為的就是怕人挾怨報復——在舊金山市區，凡是交通車停靠站所設之處，房價隨便喊，漲得比颱風時的高麗菜價還快。

明亨說，在圓山大飯店那次，你還記得嗎？我說，什麼？他說，好像是區域賽吧，還是大甲？我說，大甲不會辦在飯店裡吧，教育部哪那麼有錢。他說，噢對，我是說介恆奪冠那次。我說，介恆哪一次沒奪冠？他說，總之，那次楊家宏比完後跑去廁所哭，結果氣喘發作。教授帶一堆人去撞門。抬出來後，楊家宏發現抬他的人是介恆，哇，堅持要下來自己走欸。「就不准——就不准——」他缺氧了還能喊。整張臉都變成豬肝色。沒想到現在——

「沒辦法。世事難料。」我說。「但是我們已經算不錯了。其實楊家宏和劉若瑜每年賺的，未必有你好。」

明亨說，屁。他安靜幾秒鐘，眼睛瞪著前方，似乎是正在心算。一陣子之後，他笑了出來，說，呵呵，好像是真的。他頓了一下，順著前方的車速催了幾次油門，又接著說，我們之間，我們這些B95的同學之間，其實都差不多啦。大家實力都差不多啦。除了介恆是怪物以外。

我說，是啊，介恆是怪物。

五號州際公路非常筆直，開定速巡航的話，幾乎不需要碰方向盤。若從空中俯瞰，大概像在一片黑暗無光的曠野間，橫空伸出一條專屬於人類的，閃閃發亮的細長臍帶。現在剛入夜，天頂黑了大

半，只剩地平線上下一點縫隙，還透著暗紫的光暈。往來的車流全都開了大燈。車燈所照之處即是視野極限，再往外是伸手不見五指的，無邊而寧靜的黑暗。

貝克菲德還在目不可及的遙遠之處。拉斯維加斯更是。

車內音響正播到〈Butter-Fly〉。這份歌單是介恆的。

每年此時，開往拉斯維加斯的路上，我們會無限重播介恆的歌單。

明亨說，介恆真的是很耐煩，整個播放清單只有六首歌，一直聽，都不會膩。剛算了一下，假如我們總共要開十小時，那就是每首要聽三十遍。我說，他大學的時候才恐怖，隨身聽都只放一首歌，一直重播一直重播一直重播。我問他的時候，他還一臉無辜地張大眼睛，說，本來同時就只會有一首最喜歡啊。

「哈哈。」明亨說。「介恆Style。」

「天才都是神經病。」

「可惜反過來不成立。」

儀表板微微的螢光照在明亨臉上。引擎轉速指針的白，哩程齒輪刻度的黃，和節能模式的水色光點，一震一震地隨著他的表情沒入陰影之中。定速巡航維持在時速七十五英哩，相當於一百二十公里，其實相當快。但從車窗望出去，無邊無際的，毫無起伏的黑暗曠野，讓人以為一切彷彿是靜止的。

明亨說，不過啊，我也不是不懂。

我說，什麼？

他說，雖然剛剛說了那麼多，但我覺得我們滿像的。我是說楊家宏。

我說，哪方面？

明亨彷彿沒聽到般。他說，你記得介恆有一次遲到三小時嗎？我又說，什麼？明亨說，整場比賽也不過就四個半小時。我說，喔你是說個人賽喔。明亨說，他出現在門口的時候啊，全部都放下鍵盤，站起來哀求助教，拜託拜託，拜託一定要通融，無論如何要讓介恆考。我說，記得啊，因為就算只剩一個半小時，介恆還是會第一啊，這是爲了選拔好。他說，你那時候跑去找教授。我說，這我倒不記得。他說，然後教授問他爲什麼遲到，幹他爸的，隨便掰個阿嬤生病還是小貓小狗被車撞都好。教授又不是白痴。誰都知道要是介恆沒選上，整場選拔都會變成歷史留名的笑話。介恆那時一副還沒睡醒的樣子，頭髮亂得像被炸過一樣。全部人都等著他開口。結果他說：「我忘記了。」我說，啊，你講到這我就想起來了，教授那時候的表情，哈，一生難忘。

明亨說，對，那次差一名被擠掉的人就是我。

「啊……」我說。

車窗外仍是漆黑一片。路旁告示牌除了速限以外，還有提醒駕駛人接下來都沒有加油站的牌子，綠底白字：警告。警告。下一個加油站在一百哩之外。然後是一條小小的交流道往外伸出幾十公尺，

接到一座無人加油站。整個加油站只有一隻油槍，與公路僅隔著一條瘦長的安全島。我轉頭看時剛好有車駛進，燦亮的白光驟然炸開。原來那燈是感應式的。

這一無所有的世界，那些常識，即使偏離了也無所謂……連喜愛的心情都好似要辜負了一般。就算僅有一雙停滿影像的，不可靠的翅膀，也一定能夠遠走高飛。

音響又播了一次〈Butter-Fly〉。

明亨說，現在講講，也沒什麼大不了的。反正我們都已經出來賺錢了。我說，嗯。

化做振翅飛舞的蝴蝶，專注地乘坐在風上。無論在哪裡，都要飛去與你相見……

他說，而且，和田光司都已經死了。

車內的空氣沉默了起來。明亨左手搭在方向盤底部，右手插在上衣口袋裡休息。現在旁邊路過的都是貨櫃卡車，水泥攪拌車，或是載有吊高機具的工程車，一輛比一輛大。我問他要不要換我開。他說還好。我拿出手機，打去今晚投宿的旅館，向他們再次確認我們的抵達時間，現在看來很可能會超過午夜了。接電話的是個拉美裔的大媽，大概是新手吧，聽不懂亞洲人的英語腔調，搞了好久才查到我們的訂房紀錄。是，是。我說。我們會到，我們——會——到——

我掛掉電話。明亨說，怎麼？我們每年都住這家，他們還搞不清楚狀況。我說，的確是。不過那種鬼地方的旅館，大概不期待客人會來第二次吧？我和同事說，今晚要去貝克菲德。他們的反應都是：「什麼？」然後開地圖，滑半天，抬頭用一種狐疑的眼神看我，說，那裡豈不是in the middle of

nowhere~

明亨哼一聲，說，整個美國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的地方可多了。

路旁的藍底告示顯示，前面三英哩處有個休息區。我們靠右下了交流道。在紅綠燈前的分岔口，左右各有一幅巨大的廣告板，刊登了所有店家的商標，但無一不是全國連鎖品牌，賣的食物都大同小異。休息站裡，每一家店都相隔甚遠，各自擁有土星環般的空曠停車場。我們是舉目所見唯一一台車。我們要去的漢堡店三面都是落地玻璃，整間像是放大的，疏於照顧而活物全死光的水族箱。沒有顧客，沒有店員，只有櫃檯一個金屬製的小鈴，上面寫：請按鈕，我們很高興為您服務。

明亨說，說到這個，那時候每週的練習賽結束，你怎麼都不跟大家一起吃飯？

店員一臉矇矓地從暗門走出。他剛剛似乎睡得很沉，大概沒想到這個時間還會有人來。櫃檯正上方的價目表燈箱，有一根燈管一閃一閃地壞了。

我說，你有去過計中四樓的陽台嗎？

明亨說，計中有陽台喔？噢不對——計中有四樓喔？

我說，四樓走廊走到底，男廁旁有一個通往室外的鐵門。那個門乍看是卡住的，但用力推可以推開。沒有鎖。那是一個很小的露台，勉強一點，可以站六個人。面漁科所，但是有圍牆，又有椰子樹擋著，很隱密。佑一每次比完都會去那邊。咚咚咚地，用頭撞地板。頻率不見得一致。有時候好幾分鐘也沒撞一次。明亨說，什麼？為什麼？我說，我哪知道。明亨說，伊斯蘭教？我說，我有查過方

位。不是。啊，正確來說是撞水管，那邊地板都是水管。明亨說，佑一不是跟介恆同隊嗎？我說，或許這就是原因吧。明亨說，然後呢，你不要告訴我你也在那邊跟他一起撞，所以才不來吃飯。我說，我沒撞，我看他撞。明亨說，蛤？爲什麼？

——這個嘛……很難解釋。一言以蔽之的話就是，呃，有點療癒？

我轉頭向店員點餐。六塊雞塊，不要套餐，對，單點，要甜辣醬。

明亨說，聽你在胡扯。

我們拿著托盤走到座位。這間連鎖漢堡店的內裝非常豔麗，座椅是大紅色與白色相間的條紋，牆上則是印滿藍色星星。方正的，等間距的五角星。玻璃窗外是一望無際的墨黑。整間店像是懸浮在太空中似的。

明亨說，你在旁邊看他撞？

——我躲在門後面，從門縫看。

明亨說，不可能。

我沒有理他，繼續說：而且有一次，我遇到介恆，介恆看到佑一在撞地板，就過去跟他說，你要撞的話就撞這裡。介恆蹲下，指了指佑一的額頭頂端。說那裡是整個頭殼最堅固的地方。

明亨說，然後呢。

我說，然後他們就窸窸窣窣地講話啊，我聽不到。更正，其實大部分是佑一在講，介恆只是蹲在

那邊。那次真的講很久，我腳超麻。到了後來，佑一站起來打介恆的頭，從正上方，打在介恆額頭頂端。一拳一拳，咚咚咚的，比他自己撞地板還大聲。介恆就像沙包一樣不動，有時候跌倒了，還會自己蹲回原地。佑一打到自己流血，指節腫成兩倍大。介恆就只是看著他。明亨說，瞪著他？我說，你不要打斷。明亨說，好，我看你怎麼辦。我說，過了大概十分鐘，他們又開始講話。講的仍只有佑一。他不停說，你要我怎樣，你要我怎樣。介恆安靜地蹲在那。不知道的人，還以為介恆是聾子。結果下個禮拜，我去的時候，就看到他們兩個已經四肢交疊在一起了。明亨說，蛤？我說，佑一那時候中文不是很爛嗎。明亨說，他現在中文還是很爛。我說，他叫的時候都是用中文。明亨說，你到底在說什麼？我說，他可能是怕介恆聽不懂。明亨說，屁啦，那方面的日語，誰都聽得懂。我說，介恆可能沒看過A片啊。

我說，而且，我覺得這是他表達對介恆的敬意的方式。

明亨說，好，然後呢？

我說，沒有然後了。

明亨說，所以你每次比完賽，都去偷看？

我說，對。

明亨說，他們知道你在旁邊看，怎麼可能做？

我說，他們不知道啊。他們以為沒人啊。

明亨說，那邊有燈嗎？你怎麼會看得到佑一的指節？

我說，反正我就是看到了。

明亨說，那邊有沒有燈？

我說，我忘了。

明亨搖了搖頭，拿起他的炸雞。他隔著餐巾紙握著雞胸的兩端，細心地啃了起來。他不想弄髒手。我們默默地吃著自己的餐點，沒有再多說話。

走回車上後，我和明亨換手，上了駕駛座。在我調整座椅傾斜角度和後照鏡角度時，明亨說，所以佑一今年有要去嗎？我說，應該沒吧。明亨說，他去年也沒去？我說，對。明亨說，我記得他從來沒去過？我說，對。

我比明亨高一些，坐上來時，大腿頂到方向盤。我低下頭去找控制方向盤高度的扣子。車內太暗，摸半天摸不到。我只好先扭開照明燈。黃光啪一聲充滿車內空間。我發現有張發票掉到煞車踏板
上，又低頭探出手把它拾起。

「其實你剛剛講的，用頭撞地板的人，不是佑一吧？」明亨說。

我把發票攤平，對折了兩次，放到收菸灰的垃圾匣裡面，關上。

我沒有回答他。我壓下手煞，開始倒車。

明亨盯著我的側臉幾秒鐘，然後深深往後倒，雙手鎖在腦後，露出一副獲得了非常、非常心滿意

足的答案一般的表情。

「啊……」他說。

車頭燈的光圈掃過眼前的店家後門，地上停車格一方一方，漸次浮現又隱沒。明亨沒有再多說什麼，他往我的方向伸手，熄了照明燈。

我說，謝謝。

我順著南下交流道的指示回到五號州際上。這個時段路況變得順暢起來。或許是夜深了，大型車輛的司機都已下班。我透過後照鏡確認了一下，我們後面是輛警車，已經跟了我們一陣子了。我說，真奇怪，我們又沒超速。明亨探頭過來，看了看儀表板。我指了指藍色的定速巡航小標誌。

我說，可能是公司派人來抓我們偷拿飲料吧。

哈哈。明亨笑了一下。

周圍的車輛愈來愈少，到後來，警車也不見蹤影了。整條高速公路視線所及沒有任何車。對向車道也一樣。耳朵漸漸習慣車子切穿空氣的聲音，慢慢地再也聽不到了。五號州際路旁沒有燈，也沒有圍欄。車道邊界鋪有特殊的紋路，車子不小心開上去會發出打果汁機般的巨響，提醒駕駛人：醒來！醒來！

我們又沉默了一陣子。我們都有點累了。一方面時間已晚，且剛吃完東西，昏昏欲睡。明亨說，你可千萬不要睡著喔，我有認識一個學長，他就是開五號州際開到睡著，結果撞車，醒來的時候整台

車已經在高速旋轉。我說，死了？他說，幸好人沒有怎樣。

我說，整台車高速旋轉，怎麼活得下來？明亨說，正好相反，旋轉代表動能被釋放，沒有直接作用在人體上，反而安全。我說，好玄。聽起來好像什麼靜思語小故事。

明亨說，這是科學，不玄。

我說，你有想過，死掉的過程是怎樣的嗎？

明亨說，什麼？

我說，比如說車禍，腦袋被刨成兩半。那意識會被分成兩個嗎？兩邊都會痛嗎？會變兩倍痛嗎？明亨說，我哪知道。

我說，我常常在想啊，從賭場飯店二十三樓跳下去，還撞到水舞池的護欄，腦袋碎得跟豆腐花一樣，那些碎片，全部都會覺得痛嗎？落在池子裡，被進水口吸進去，再被噴嘴噴出來，吸進去，再噴出來，吸進去，再噴出來……那時候不是剛好是水舞表演嗎？我記得播的音樂是〈Singing in the rain〉，小提琴獨奏版，好像是播到副歌那邊吧。旁邊還有遊客在拍照。水上有各種顏色的打光。紫色的。黃色的。白色的。粉紅色的——

明亨說，不要再說了。

我說，我們那天不是贏了很多錢嗎？

我說，那時你還說，不要搞什麼競賽了，以後靠打Blackjack就好。

我說，我們還候補上隔天減價的吃到飽。下午茶時段買一送一。我們三個人，還跟一個剛好排在我們後面的克羅埃西亞人團報。

我說，喔不對，好像是消夜時段。

我說，結果也沒吃到。

明亨沒有再說話。

前方的道路隨著車燈的照射，像吃角子老虎機一樣不停滑出，源源不絕地迎面而來。完全筆直，沒有一點彎曲，搭在方向盤上的手連動都不用動。

好像永遠不會結束一般。

我看著前方，不管是貝克菲德還是拉斯維加斯都還很遠。很遠。在視線完全不可及的地平線另一邊。

車子突然開始減速。

明明是定速巡航模式，儀表板上的指針卻穩定地往下滑落。我踩了踩油門，解除了定速巡航，但是車子仍沒有加速，彷彿油門完全無效一般。「不會吧。」我看了一下，油量明明就很足啊，也沒有任何警告標誌亮起。明亨說，發生了什麼事？我試著踩了一下煞車，完全沒用。現在整台車的油門和煞車踏板都是裝飾品了。我打了方向燈，慢慢往外線切，還好路上完全沒車，我得以順利地滑進路肩。這一段的路肩極其寬闊，再多畫個兩線道也不成問題。车子在路肩滑行著。直到慣性動能耗盡，

進入怠速狀態，我和明亨說：小心，抓緊。我把手煞車拉起來。

車子煞停了。

我說，油門和煞車好像都壞了，沒反應。

明亨說，怎麼會這樣？

我問他有沒有做定期保養。他說上個禮拜才剛做，什麼問題也沒有。

我們下車，打開後車廂，找反光板。明亨說，他怎麼可能有那種東西。我說，其實這邊的車子出廠時都有附。後來他在靠近座椅的底部找到一個暗扣，拉起來後，果真有三角反光架，置在一個合身的凹槽中。塑膠膜都沒拆掉，新得要命。明亨拿起反光架，我們開始朝遠離車子的方向走。

——聽說要一百公尺。

在一片漆黑之間，車子後燈的一對光點愈來愈小，愈來愈小。我只看得到明亨持著手機的右手，和我自己的右手，和我們兩個面前一起移動的白光光圈。眼睛仍不能適應這樣的黑暗，根本無法目測距離。我們默默走了一陣，直到車燈縮小成兩個螢火蟲般的小點為止。

「現在真的是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。」明亨說。

夜風吹在臉上，手上，身上。糊糊的，緩慢又黏稠。身體的溫度漸漸被帶走，我搓了搓雙手，下意識地縮起了身子。明亨放下反光板，喬了一下角度。他把塑膠膜撕掉，慢慢地，好像怕刮傷什麼似的。

我說，其實我也可以理解楊家宏啊。

我說，介恆就是很擅長讓別人的人生失去意義啊。

我說，那時候全台大資工都偷偷希望他死掉吧。大家只是不敢承認而已。

明亨說，可是你剛剛不是說你每個禮拜都跟他——

雖然周圍是一片黑暗，我還是轉頭往明亨的方向望去。只看到他手上閃光燈的刺眼白光，和露在袖子外面的一截手臂。

我說，嗯，所以我只有很偶爾才這麼想。

我說，很偶爾很偶爾。

我說，整趟拉斯維加斯，我可是連一次都沒有希望他死掉喔。一次都沒有。

我說，我明明就超棒的。

明亨沒有說什麼。沒有聲音的風持續吹在身上。我把雙手都退入袖子裡，緊緊握著，默默往車後燈的方向走去。車後燈愈來愈大，愈來愈亮，直到整個車尾的輪廓都顯現，我們都沒有再說話。

回到車上後，我們發動引擎以維持空調和照明。加州夏天的夜晚還是很冷，我身體微微抖了起來。我們兩個把手機都插上車充。現在必須要確保手機有電。明亨往外面天空看去。「星星多得跟垃圾一樣。」他說。

明亨拿出皮夾，我們的信用卡都有全年無休的道路救援，全北美都適用。他打了過去。那是白金

會員專線，沒有等待時間立刻接通業務代表。是，是，馬上爲您派車。有需要爲您準備礦泉水或低卡綜合乾果嗎？是，也有沒氣泡的。是。好的，謝謝您。還有什麼是我可以效勞的嗎？祝您有個美好的夜晚。

明亨掛了電話，往後仰去。我說，我覺得我們好像永遠到不了貝克菲德。

明亨說，你想太多了。

他往我的方向伸手，把照明燈捻熄。他說，省一點電。我往正前方望去，這一段路的柏油很新，很平。這個郡的財政狀況一定很好。分隔線的白漆很乾淨，短短的，很快就出了視野。然後是什麼都沒有的一片虛空。

我說，那個時候啊，介恆在電熱水壺下面其實有壓一封信。嗯，說信有點不太對，應該算字條吧，用飯店便條紙寫的。明亨說，等等，我怎麼都不知道？我說，因爲你那個時候還在樓下打Blackjack，你回房間時警察已經把它收走了，後來好像直接交給他家人了吧。明亨說，你怎麼現在才講？我說，上面寫的東西很沒內容啊。他就是寫說感謝父母，感謝朋友，感謝教授，感謝這個感謝那個，最後甚至連他國小班導師都寫進去了。明亨說，就這樣？我說，就這樣。

明亨說，他以爲他在寫諾貝爾獎得獎感言噢。

車窗外一邊是五號州際公路，一邊是曠野。兩邊都沒有任何人，車，或是任何生物的跡象。安詳，無邊而寧靜的黑暗包圍著我們，像羊水一般。

爲了節省油耗，我們甚至連空調都關了。明亨說，等到真的冷得受不了再開吧。再忍一下。再忍一下。車體內只剩下引擎規律而單調的震動聲，和座椅隱隱的反作用力。車體之外，無有形狀，無有知覺，無有感受。

我說，問你喔。

明亨說，嗯？

我說，想像一下你現在回到高中，一年級上學期開學第一天，你走進班級教室。你誰都不認識。所有能力知識全部回復到十五歲的狀態。但是你可以保持你到目前爲止對人生的體悟之類的，帶過去。那這樣的話，你會選擇在高中階段，放下一切，盡全力地拚競賽嗎？

明亨說，我知道我指考會上台大資工嗎？

我說，你不知道，就像你也不知道你比賽比比得起來一樣。

明亨停頓了一陣子。他的臉隱沒在黑暗之中，只剩頰骨邊緣一點點輪廓透出。他低著頭，左手緩緩地抓著頭髮。他的頭髮很短，其實沒什麼好抓的。但他就只是重複地捏著，握著，一直到手汗微微地浸濕了髮梢。

明亨說，我應該還是會選擇考試吧。

我轉頭。我看向他黑暗中的臉，說：這樣不是什麼都不會改變嗎。這樣不是什麼都不會改變嗎。我們還是會變成我們這樣。而介恆，他還是會——

明亨說，嗯。

我打開車門，往車尾走去。明亨說，你要幹嘛？我緩慢地走著，不知道為什麼，空氣凝滯得像液體一般。每一個跨步，每一個抬手，都要克服極大的阻力，摩擦力，萬有引力。整個空間，天空，或是說宇宙，好像存心要製造困難似的，溫柔，濃稠而堅定地阻止我的任何行動。我費了很大的力氣才走到車尾，打開後車廂，伸手探向冰桶。明亨也下了車，我看到他站在副駕駛座門外，默默地看著我。我取出無糖優格，與來時同樣緩慢地，回到駕駛座。

明亨說，餓了？我說，再放下去會壞掉，冰桶沒辦法保冰那麼久。不能讓介恆吃到壞掉的優格。明亨說，哎，反正他又不會真的吃到。

我撕開包裝盒蓋，用附贈的透明小湯匙，一口一口地舀著凝膏狀態的白色優格。無糖，又有加鹽的希臘優格。

真的好難吃。好鹹。又鹹又沒味道。

真的好難吃。

我問明亨說，拖吊車什麼時候才會來，我們什麼時候才能離開這裡。明亨說，不知道，剛剛那個人沒說。我說，我覺得好冷。明亨頓了一頓，他的臉仍罩在黑暗裡。他緩慢地說，再忍一下下就好。再忍一下下。再忍一下下。

深情的悼亡

◎楊照

這是一篇深情的悼亡小說，巧妙運用了有限的第一人稱，在朝向拉斯維加斯的路上，表面看來記錄的是兩個人之間的對話，然而潛藏著逐漸透顯的，卻是「我」藏在心中不願意也無法告訴對話者的祕密。從小說技法上看，作者完成了一項高難度的敘事成就，一方面保留了小說內部，「我」和死者間超乎單純友誼的情感，持續對「明亨」保密；但另一方面，卻又觸動了讀者的好奇，可以隨著路程對話與穿插回憶進入到那份柔軟的逝去關係中。當然，小說預設了專注用心的讀者，不放過作者所安排的一種種可信可疑細節，願意多花心思讀這篇小說，就愈是能在小說中讀到愈豐富的内容。帶有一種短篇小說不說破不喧噪，藉隱藏來訴說的古典品味。